

# 焦裕禄外孙坦言身份带来压力



余音在比赛中

《焦裕禄的外孙将问鼎09红歌会冠军?》《红歌会20强争夺战爆冷,焦裕禄外孙止步》……最近,29岁的余音俨然成了网络红人。这个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男中音歌唱家,因其特殊的身份而在选秀比赛中备受质疑。

有人称,他不过拿着特殊身份来炒作,也有人赞扬他的唱功不错。

面对争议,这个80后心态非常平和。不管外面说什么,他说,不想拿外公的身份来炒作,只想把歌唱好,把红歌演绎的革命精神给传递下去。

**偶然参赛:**

**只是试试看不料质疑一片**

这两天,29岁的余音刚回北京开始正常工作,嘴里的溃瘍消了,眼上的麦粒肿也好些了。前阵子红歌会惊心动魄的激烈比赛,让他急得出了“满头包”。

余音中等个头,白胖,喜欢

单位请假参赛。

在郑州赛区,凭着极为专业的唱功,他顺利晋级赛区8强。

革命后代唱红歌可能会受到质疑,从比赛刚开始,余音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他没料到,到南昌参赛后,质疑声会如此强烈。

**艰难突围:**

**“压力让我有点迷失自己”**

7月10日,余音赴南昌参加全国60强晋级赛30进15第一场突围战。

刚到南昌,就有各路媒体记者冲着他的特殊身份来了。“你怎么看待焦裕禄外孙这个身份的?”“你是不是凭着革命后代的光环晋级的?”每天,余音除了要积极备战,还要应付各式各样的采访,话题都离不开他的特殊身份。

新浪网上,关于余音的帖子被高高挂起,《焦裕禄的外孙将问鼎09红歌会冠军?》一帖,点击率上万。粉丝们都在讨论,他会不会进入中国红歌会的前三名。

余音的一举一动,牵动着网友神经。他的个人博客也被网友“扒”了出来,点击量一天突破12万次。

有网友对余音十分看好,这样写道,余音的身份实在是太特殊了:“焦裕禄外孙”这个头衔是余音独有的,而且唱功确实不错,让他唱红歌,并在红歌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有利于将革命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也是唱响红歌的一大要义。

但有不少人认为,他晋级的原因不在于他革命后代的身份,而在于他头顶的光环而非实力。

更有人直接发问,余音你为何要靠着姥爷留下的光环?余音对此倍感恼怒。他意识到,一些人对他个人身份的关注,已经超过对他歌声的关注了。

7月18日,他在博客上写

道:今天晚上60进30强的比赛,我比得很狼狽。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最后能进到30名,紧张的情绪让我一刻也不能平静。可能是来自各个方面的声音太多了,压力让我真的有点迷失了自己。

**遗憾止步:**  
**发挥失常无缘全国红歌20强**

心理压力是一方面,严重的水土不服更让余音焦躁万分。

在素有四大火炉之称的南昌,余音这个从小在北方长大的小伙子喘不过气来。一连数日,他严重上火,眼睛里长了麦粒肿,嘴巴溃瘍。余音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

然而,强大的身体和精神压力最终还是影响了他的发挥。17日晚上,余音演唱的一首《共和国之恋》,获得了现场观众的好评,但评委对他的评价却是:不仅音色比不上以前,音准上也拿捏得不够完美。

余音止步全国红歌20强,黯然离开了红歌舞台。对于他的离开,一些观众表示有些不能理解。

新浪网友分析,余音的唱功不容置疑。佐证一是,余音在中国歌舞剧院工作,师从著名歌唱家吴雁泽等人;佐证二是,前期比赛时,余音演唱的那首《松花江上》声情并茂,不仅打动了现场观众,同时也打动了三位评委,评委们一致认为,余音的音色非常漂亮,是位非常难得的男中音。

焦守云看到这个结果时,也有些瞠目。在她眼里,进入20强应该是孩子的底线成绩。

但不管怎样,焦家接受评委的意见。“孩子能唱红歌,能走到今天,我已经很欣慰了。”

焦守云说,父亲焦裕禄是个爱好广泛、很有情趣的人。他能歌善舞,二胡拉得也特别好。余音继承了外公的特质,在音乐上表现出了良好的天赋。加

上学习成绩不太好,就选择了音乐这条道路,余音能圆他姥爷的梦,做母亲的也就知足了。

对于“余音是个难得的男中音歌唱家”的评论,焦守云表示赞同,她说,有些大师赏识余音,甚至免费教余音学音乐。

关于比赛结果,余音没有过多评论。他觉得,通过比赛自己成长了就好。比赛中,他还结识了几位男中音歌唱家,学到不少东西。余音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参赛选手,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虽然自己身份特殊,但他一直在努力,希望大家不要老拿他的身份说事儿。

**评委感叹:**

**焦裕禄外孙都这么大了**

有些人觉得,余音晋级靠的是特殊身份,而非实力。焦守云对此并不认同。“如果那样的话,余音就不会止步20强了。”

焦守云觉得,姥爷的光环恰恰影响了余音的正常发挥。在她眼里,一提起焦裕禄外孙这个身份,原本活泼开朗的余音就会变得非常拘谨,生怕做错事。一次,他玩得正开心,有人介绍说他是焦裕禄的外孙,这孩子立即坐在椅子上半天不吭气了。

29年了,余音一直留着短发,很注意自己的行为,生怕给焦家抹黑。余音也坦言,自己从懂事起,就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姥爷感到骄傲和自豪,但也倍感压力。

小时,他不习惯头顶的光环。一有人说他的家底,他就会很生气,总觉得自己被框上了一个框,各方面都得做好,否则对不起“焦裕禄外孙”这个身份。

虽然一直很想低调,但现实并不遂人愿。这次比赛,焦裕禄外孙的身份,还是被人再三拿出来做文章。在一次晋级赛中,余音唱完歌,评委没有点评他唱得怎样,而是一味地感叹

焦裕禄的外孙都长这么大了。这让他很不是滋味。见此,余音写下文章《我叫余音,我就是余音》,希望大家不要老拿他的身份说事儿。

“我从没想过,也不想拿姥爷的身份来炒作,虽然这光环还是时刻罩在自己头上。”余音说,他更希望大家关注的是他本人的歌声。

**未来梦想:**

**将红歌继续唱下去**

“名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来过了,比过了,也唱过了。”面对外界的争议,余音在博客上如是说。

只是,关于这次比赛,他还是有些遗憾。“我真的很想在舞台上唱出《西江月·井冈山》和《黄河颂》这两首很喜欢的歌。”可惜,没来得及高歌,他就离开了那个舞台。

现在,余音很渴望有个平台,能让他来好好展示一下自己,能让他好好唱红歌。

值得庆幸的是,大型电视剧《焦裕禄》将要开拍了,主办方邀请他演唱主题曲《大地之子》。余音告诉妈妈:“我一定拼了,一定尽全力,让大家知道我的实力。”

虽然这次比赛不尽如人意,但余音表示,以后有类似比赛,他还会参加。

在他眼里,比起拿名次,更在乎的是红歌对大家的影响。

“晚上,家长们带着孩子看选秀比赛,孩子们可能会问选手唱的是什么歌。家长就会讲给孩子们关于红歌的故事。”余音说,通过大家对节目的关注,人们唱红歌了解历史,这种意义要比拿名次拿奖重大得多。

看母亲情绪不好,余音还经常劝母亲,别想那么多。于是,焦守云也慢慢想开了,她说:带着遗憾离开,或许比他顶着姥爷的光环成功晋级三强好些吧。闻此,余音欣然点头。

据《河南商报》

# 昔日卖儿吸毒,今天她创业图自强

《安娜·卡列尼娜》开篇的第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阿雯来说,当下的幸福普通得与寻常人家一样,一家五口平静地生活在一起,为了自己的小家庭而努力打拼事业。可又有谁能想见,眼前这个自信、努力的她曾经一再接受来自毒品的诱惑,导演了一场青葱岁月的悲剧。

**面对男友蛊惑 跌入毒品泥潭**

阿雯的童年时代是幸福的,作为家中的独生女,从小在父母的宠爱下长大。可正当她面临继续读书和就业的选择时,阿雯的父母离异了。眼见家庭的破裂,充满爱的生活瞬间消失,阿雯的心头也随之蒙上了一层阴影。

阿雯被法院判给父亲抚养,母亲走了却什么都没有留下。刚刚上中专一年级的她再也无心读书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当一名神采奕奕的“红马甲”。再加之父亲刚刚下岗,根本无力支付每年三千多块钱的学费。于是,没有与任何人商量,1996年阿雯自己悄悄地办了退学手续。

阿雯不知道生活的车轮会带她走向何方,于是整日和昔日的同学混迹在各种灯红酒绿的公共场所,也就在那里,阿雯结识了一个比自己年长十岁的男人。这个男人自称在市中心开了家饭店,事业成功。而他对初涉世事女孩的关心顿时给阿雯

带来了一丝莫名的好感,她知道这就是自己要寻找的那种被照顾、被疼爱的安全感。

两人不久便恋爱了,并在一处租借的房子里同居了。可是成为她男友的这个男人带给阿雯的安全感并未维持多久。她先是发现男友已有家室儿女,但他答应阿雯尽快与妻子办理离婚手续的承诺使她心甘情愿地继续留在男友的身边。接着阿雯又发现男友经常躲在办公室里吸食一种白色粉末,“他告诉我说这是治胃病的药,当时我还劝他少吃点,想不到他让我也来尝试一下,我又没有胃病吃什么药呢?他告诉我这种药包治百病,想要什么就能有什么。”阿雯笃信“爱一个人是绝不会伤害对方的”,于是没有拒绝男友的蛊惑,带着好奇,19岁的她第一次接触了这种“白色的胃药”。

“第一次吃完之后感觉非常不舒服,头重脚轻,睡一觉起来就开始呕吐。”之后男友又先后两次给阿雯吃了这种“白色的胃药”,“后面两次吃了以后,人就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在那里飘飘,可是到了一定的阶段,你不去吸它就会觉得浑身难受。”3天后男人坦白地告诉她,“白色的胃药”其实就是海洛因。

隐约有毒品概念的阿雯质问男人为什么给她吃这种东西,男人“以身说法”,表示自己也吃海洛因,可是照样过着正常人的日子,还好好地经营着自己的饭店。年轻的阿雯再

次相信了男友的话。

就这样,日子在吸毒的浑噩中一天天过去。在这两三年间,男友因为吸毒也没有精力再去打理自己的饭店。饭店转让后,男人和阿雯就靠着这笔钱和她曾经在工作时留下的积蓄来维持每天高昂的吸毒费用。

**为了筹措毒资 忍心卖掉孩子**

2000年,阿雯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兴奋地告诉了男友。原以为自己有了孩子就能和男友结婚了,可是男友却告诉阿雯,他们根本没有经济能力抚养这个孩子。原本的积蓄早就被两人吸毒耗尽了。阿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找到了自己的父亲。阿雯的父亲在离婚后为了生计,找了份出租车调度工作,专门上夜班,后来又再婚,重组家庭,忙忙碌碌,自顾不暇。所以当离预产期还有10天,腹部隆起的阿雯告诉父亲自己已怀孕的消息时,父亲大吃一惊,却无话可说。阿雯拿了父亲给的钱,没有去医院,而是又跑去购买毒品。“怀孕之后,有时我心里不愿意再拿钱出来吸毒,想着以后这些钱要给孩子买奶粉。可是一旦毒瘾发作,又会把小孩的事抛到一边……”

2001年3月18日凌晨,正在上夜班的父亲接到了女儿阿雯打来的求救电话,说她在家里生了个孩子。“那天就感觉肚子特别的疼,后来羊水都破了,小孩连着脐带就一起出来了。”父亲把阿雯母子俩送

进医院,但就在办理住院手续时,孩子的爸爸突然消失。在阿雯住院的这段日子里,男人的父母曾经来探望阿雯,可是孩子的爸爸却没有出现过,在一段时间里中断了联系。

父亲忙里忙外地照顾阿雯,还要顾及工作和再婚家庭,也未发现阿雯有任何的异常。不知是什么原因,在坐月子的日子里,阿雯感觉自己的毒瘾没有像以前那么重了,为了父亲和孩子,阿雯还是尝试了第一次的戒毒。

然而对于吸过毒的人来说,复吸的几率是非常大的。同年9月,阿雯与原先的男友又重新走到了一起,彼时的复合也意味着阿雯复吸毒品的开始。两人就与孩子共同住在男方父母的家中,孩子通常由两位老人照料,而阿雯和男友依然靠着双方父母的接济维持吸毒的开销。

阿雯骗父亲说男友已经离婚,于是父亲就给女儿一笔钱当作嫁妆,想不到不出半个月,这笔钱又悉数被阿雯用于购买毒品。为了能给外孙报上户口,阿雯的父亲不断催促两人尽快结婚。一方面为毒资犯愁,另一方面又为父亲的催促闹心,阿雯索性很少回父亲的住处。随后,由于和男友父母时有矛盾,在阿雯便带着儿子搬到了自己奶奶的住处,与男友也再次断了联系。

2002年初,阿雯的一个朋友提议她把儿子过继给别人,这样就能拿到一笔补偿费。仍

在吸毒的阿雯答应了。瞒着家人,阿雯拿到这笔钱后,住到了一个朋友家中,不出一个月,一万元钱又被她全部挥霍在了毒品上。

**坚定戒毒信念 相逢好心社工**

在这一个月里,阿雯反反复复纠缠在对儿子的思念和毒品带来的快感之间。“我家人知道了我卖孩子的事后,非常生气,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决定把孩子讨回来。阿雯的父亲在遥远的河南农村找到了孩子,又筹到了一万五千元钱去换回孩子。当在村口再次看到儿子时,阿雯情感的堤坝彻底崩溃了,她紧紧地把儿子搂在怀里……”

阿雯的父亲决定将女儿和外孙接到自己再婚的那个家。然而阿雯的继母却无法接受她和孩子的到来,最终,阿雯的父亲为了女儿和外孙与第二任妻子协议离婚了。2003年,父亲发现了阿雯睡觉时不小心从枕头下滑出的注射毒品使用的针管,最终还是知道了她吸毒的真相,他又惊又怒,坚决要让阿雯戒毒。

为了严防阿雯与外界联系再次沾染毒品,父亲把家里电话线剪了,又安装了铁门,在他离家的时候就阿雯锁在屋内。阿雯坦言,第二次的戒毒过程非常痛苦,简直生不如死,毒瘾发作时浑身骨头像被千万只蚂蚁啃咬。一个月后,阿雯生理的毒瘾似乎是戒断了,可

是心理毒瘾仍然蠢蠢欲动。

那时,一位禁毒社工走进了阿雯的生活,那个人就是吴东明。他与她交谈,就如邻家的大哥那么亲切,那么坦然,他带给她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克服生活困难 自强拥抱美好**

“最感动我的就是他帮我儿子解决了户口问题。”阿雯说。另外,阿雯还有一块心病,那就是她和父亲都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无力抚养孩子。社工又主动联系居委会,帮助阿雯和她的儿子申请办理低保。

吴东明又鼓励阿雯找工作,阿雯听从了社工的劝告,想出去工作谋生。不久之后,阿雯顺利地一家离家不远的超市当上了营业员。阿雯在工作上认真踏实,一年后,她又成功应聘了一份待遇更好的工作。

正是在第二次戒毒的过程中,一个偶然的的机会,阿雯结识了现在的丈夫、从事快递员工作的小丁。不久之后,两人结婚了,丈夫小丁一如既往地疼爱着妻子和并非亲生的孩子,白天在快递公司上班,晚上回到家中还做家务,阿雯很庆幸自己找到这样一个好男人。2007年9月,阿雯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虽然丈夫小丁有了自己的亲生孩子,可是他对阿雯的第一个孩子仍然关爱备至。

目前,阿雯在表妹的快递公司工作,而她和丈夫自己创办的快递公司“自强快递服务站”也将于下个月开张。

据《上海法治报》